

历史真相探索文学

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
都曾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过

九曲流沙 (上)

杜建辉
著

南大学出版社



历史真相探索文学

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都曾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过

九曲流沙 (上)

杜建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曲流沙/杜建辉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649-1133-1

I. ①九… II. ①杜…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5169 号



责任编辑 王四朋 陈巧

责任校对 陈康迪 陈芳

封面设计 陈盛杰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12(高等教育出版分社)

0371-86059713(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7

字 数 744 千字

定 价 72.00 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引子

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正式通车。

这天一大早,兴高采烈的郑州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留着长辫的汉子用独轮车推着小脚女人,络绎不绝地涌出了郑州古城西门,去看一种叫做“燃气火车”的玩意儿。这对至多见过马拉牛拽平板大车的乡亲们来说无疑是件新鲜事,他们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难道说烧火吹气就能让这大车跑起来么?

此时,大清新政已行有年,私塾换榜成了学堂,衙署改建成了洋楼模样,大门出入的官吏中,偶尔也能见上一两个留洋回来穿西装的学生,象征着仿奉西法的诚意。官员家的亲兵长随脱下了灰色的短衣灯笼裤,换上了黑色的巡警制服;官员出巡,军乐取代了锣鼓;过去前行衙役们挎着腰刀,扛着“回避”、“肃静”的导牌,现在换成了扛着洋枪的巡警;就连私下里给官员送礼,夏冬两季的“冰敬”、“炭敬”,夫人的“妆敬”,孩子的“文敬”等,也都换成了美元、英镑,改革的面子工程确也鼓捣得热热闹闹。

午时,众人纷纷翘首伸脖向北望去,远处跳起一个豆大的黑点,在地平线上摇晃着,头上拖着一根粗粗的黑辫,跨在两根明晃晃的铁轨上奔驰而来。片刻,传来一阵强似一阵的隆隆声,脚下的大地开始震颤,黑点快速变大,渐渐地靠近人群,突然“呜”的一声厉吼,做出一副生气状,从屁股下面喷出两股白烟。人们正欲仔细看时,那怪物裹挟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瞬间冲到了人们眼前。众人屏住呼吸,张大嘴巴,惊悚地愣在了那里,只有几个反应快的人,像受惊的兔子般一下子跑出去三五百米。

历史只是在偶然间把西方工业文明带进了中国人的命运,西器西俗西学西人纷至沓来,然而,他们来的的确不是时候。

20世纪初的大清帝国,已是步履蹒跚,积弱糜烂,精神萎靡,走到了任人宰割、朝不保夕的境地,空气中飘荡着革命的气息。军队对外逢战必败,几乎是望风而逃;国内政治贪腐,道德沦丧,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大臣官吏们平时对忠君爱国讲得有鼻子有眼,对升官发财、构陷整人、溜须拍马之类的勾当嗅觉灵敏,身手敏捷,厚黑之术玩得一套一套,但到了内政外交、打仗御敌的关键时刻,却一门不通,一无所用。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竟有封疆大吏总督级人物使出了驱女人上阵脱裤子抵御洋枪洋炮的馊主意,那场面把洋人看得目瞪口呆,惊骇莫名。

自鸦片战争到帝国末年,大清王朝共与22个工业化国家签订了411个不平等条约,割让国土150多万平方千米,赔款数额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所有条约多是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基本上把中国瓜分完毕了。但相比这些蜂拥而来的西洋、东洋人的殖民掠夺,大清王朝内部权力、权威的双重危机显得更为致命。

大清朝封建专制权力权威的源头出自一套儒学的天命传说,这一文化的特征是把整个世界分为天、地、神、人等不同的界面,每个界面有差序等级。在人的层次里,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芸芸众生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要听从上天的安排,因此,信仰苍天变成了百姓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那么,如何才能了解天意呢?于是,就有了一种被称之为巫的职业,专门解释天意。从巫到儒,逐渐发展成了“儒”的阶层。如果说人类社会是由统治者和探索者两种矛盾对立的人物,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历史发展的话,那么中国古往今来也纠结着两种人:一类是秦皇汉武、明宗清祖式的人物,一类是专门为统治者阐释合法性的儒生。人类社会矛盾对立的人物有可能把历史推向前进,至少会有不少思想流传下来,而中国纠结着的两种人则只能在治乱循环的老路上打转转,一不小心就会倒退回去。因为中国的帝王将相们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上台,儒生们总能把他们的荒唐残忍解释为天意,附会成大泽龙蛇、真命天子,描画成盖世英雄、神人天助。正是他们的一唱一和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使中国走到了苟延残喘的清朝末年。

清朝是我国五千年历史上最具萨满文明特色,也是最没落的朝代。大清王朝最大的罪恶就是夺走了华夏民族自由的梦想,皇上千方百计地把道统与统治合二为一,思想禁锢登峰造极,人民生活在窒息之中,无论谁说啥写啥,大清皇

族总会从狭隘的民族立场出发,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大行文字狱,官场、民间只要有点思想,会说实话的人几被斩尽杀绝,作为一个国家凝聚基础的文化精神感情也被摧残殆尽,整个社会真正成了冷漠的一盘散沙。只有自由的理想才能激发现代文明的发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理性和自由的阳光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

当然,黑格尔对中国的其他评价或许有失公允,结论也不一定准确,但对大清王朝疯狂地钳制国人思想,使之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的结论,无疑是十分恰当和中肯的,得到了中外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同。

在外丧权辱国,内则民怨沸腾,大清仰仗的那套祖宗之法、天理学说再也不灵之时,朝廷这才想起效法洋人搞宪政改革,本指望通过改革一方面强化暴力镇压,一方面把释放民意的力量导入议会这个蓄水池里。遗憾的是,时已晚矣,国人再也不相信大清君权神授、真命天子的歪理邪说了,此时改革如同不合时宜地放出一头鹿,非但没有使得局面好转,反而乱上加乱,一发不可收拾。正如清史总撰缪荃孙所言:国家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招乱,因招乱而亡国。

大清王朝的基本矛盾是,其自身的结构、体制无法过渡到现代国家,国家主权从属于君主,它只能复制历史上一再重复的王朝模式,在体制内无法产生文明进步的力量,使之能够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而此时的大清国无论是否实行新政,都如同进到了一个四处堆满火药的隧道,进退不得,不巧的是,身后还跟着一批决心前赴后继的凿壁取光者,其结果可想而知。

1911年10月9日中午,武汉革命党人在俄租界机关房内为起义装配炸弹,不慎将纸烟火药飘到炸药上,引起爆炸,惊动租界军警前来搜查,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租界警方立即通知了大清国巡警,即刻侦骑四出,抓捕杀害了彭楚藩等三人,激起了新军义愤,这才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翌日晚7时,新军工兵第八营打响了辛亥首义第一枪,迅速动员了武汉新军大部分官兵参加了战斗,接着湖南、江西、安徽、东南西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起来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帝国,真的是被人不经意间落下的那么一点点火星给点燃了,几个月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便轰然坍塌。

很不幸,由于举事仓促,历史颠倒了这场革命的顺序,使这场伟大的革命变成了一段鬼打墙,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悖论。

仓促到来的革命,使大清王朝、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集团都有些措手不及。

大清朝廷满族亲贵此时内部分化,势单力薄,革命到来之初便惊慌失措,左右失控,进退失据,顾头不顾脚地请出两年多前驱逐的汉族官僚袁世凯出来支撑危局。

思想应当走在行动之前,革命党人本应在革过中国旧思想的命后,再行社会革命,毕竟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农民,即便是资本家也是刚刚穿上西服的地主,思维定势尚未跨入民主共和阶段。匆忙间武昌首义不期而遇,革命的诸多思想理念还没有规划清楚,一时取得共识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众多先行者在民族主义、合群自强、实现民族平等、建立中华大民族等概念上取得一些共识,但对这次革命应承担的反清反帝双重任务,现代国家观念、主权观念,国家建立的理性原则以及人民的责任和动员的方法等都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未及发动群众便走到了风口浪尖,手忙脚乱,对内对外应对失措,盲目地选择了诸如联袁倒清的战略决策,提出“排满等于革命”等目光短浅的口号,致使力量分散,风潮过后再也无力推动革命进一步发展,只得拱手把权力让给了袁世凯北洋集团。

袁世凯北洋集团是在满清贵族统治阶层缝隙中生发的一派政治势力,该集团由汉族官僚实力派组成,以编练的北洋新军为后盾,以封建伦理思想、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掌控着直隶、河南、山东、苏北等北方数省的军警、路矿、外交、财政大权,革命之前就是清朝统治阶层内部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父袁甲三,早年靠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大清漕运总督。袁世凯自幼过继给叔父袁庆宝为嗣子,袁庆宝时任江南盐巡道,带着袁世凯先后在济南、南京读书。不久,袁庆宝去世,袁世凯又随袁甲三的儿子,时任刑部侍郎的袁保恒来到了北京,帮袁保恒打理关系,理财办事。日子一久,便深谙了清末官场习俗,为以后的发迹打下了基础。谁知没过多久,袁保恒也去世了,袁世凯只得回到家乡参加乡试,可惜屡屡落榜,一气之下决心重觅一条新的升官之路,投靠了淮军吴长庆,搭上了淮军关系,走上了一条以武谋仕的道路。

甲午战争后,朝廷编练新军,袁世凯受荐接收定武军十营,在天津小站仿照

德军建制“新建陆军”，用中国封建的忠义仁孝思想培养掌握现代军事技能的军队，并陆续提拔网罗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勋、王占元等干员作为爪牙，结成北洋集团，发展成了清朝末年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

袁世凯及北洋集团主要成员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既非满族亲贵，有血缘特权的基础，又没有正牌科举功名的资质台阶，照理讲，这帮人在大清官场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可袁世凯恰恰具有逢迎四面、钩挂八方的本领，见什么人下什么菜，上哪座山唱哪段歌。他在攀爬官场的过程中，依附着以李鸿章为头头儿的汉族官僚集团和以奕劻为主的满清权贵，还和西太后的亲信荣禄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1908年、1909年还两次密遣心腹分别与黄兴和孙中山联系，商议结盟事宜，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投机能力。他们既没有科举成名的忠君伦理根底，又没有满清亲贵的地位顾虑，身段灵活，面目多样，参与过维新，告发过帝党，鼓吹过立宪，屠杀过拳民，拥护过共和，镇压过革命军。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更是把这套学冠东西的投机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搅动着整个局势云谲波诡，风生水起。

大清王朝是墙倒众人推，气数已尽了。革命党人虽说热血沸腾，可毕竟毛手毛脚，心机不沉。袁世凯心里清楚，三方之中自己出头反对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好下场，只能静观待变，择机顺势而为，借势双方，两面玩牌，挟革命之势讹诈朝廷，逼其让利交权；再挟北洋军力震慑革命党人，迫其让步妥协，一来二往，五马三枪，终于使双方让位让权，袁世凯自然成了各方盼望的“苍生霖雨、群仰明公”，被拥戴为中国的华盛顿。

遗憾的是，大多数国人都看走了眼。袁世凯北洋集团根本无法完成埋葬旧时代的任务，他们走上历史舞台只是想代替满族人当皇帝。

1912年2月12日，大清皇帝下诏退位：

“……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贤人天下为公之义。”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声明赞成共和：

“共和为最良政体，清帝既明诏辞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参议会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次日下午，在总统府举行庆贺南北统一共和成立礼，孙中山发表演说：

“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公慰庭为国民之友，盖于民国成立事业功绩极大。

今日参议院选举总统，若袁公当选，余深信必能巩固民国。”

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失时机地颁行了中华民国国歌：

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飘扬五色旗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

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

一个让人民贫困、堕落、愚笨的时代结束了，历史翻开了荡气回肠的共和新页。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1
第 三 章	41
第 四 章	59
第 五 章	79
第 六 章	97
第 七 章	117
第 八 章	135
第 九 章	153
第 十 章	177
第十一章	201
第十二章	221
第十三章	245
第十四章	269
第十五章	293
第十六章	317
第十七章	347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报道：

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交部公署举行。“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西南站定后，宣读誓词如下：“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第一章

1912年3月10日,傍晚。

郟县县衙一角,监狱死囚牢房。

“胡球怼^①!”一个近乎干号似的沙哑声音大声道,“没有监督和制衡,谁说得再好也没用。中国历史这场大戏,不论谁出场,唱得多在板,锣鼓响器演奏得再动听,旌旗彩衣舞动得再精彩,一番打斗嬉闹之后,最后还得轮回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老路上——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的老把戏。一旦重排历史老戏,谁先共和革命准先杀谁的头。”

这番话混合着浓重的血腥汗臭,顺着下坡门道扑面而来,让刚刚走到门口的润儿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寒战,“杀头”这样的字眼和眼前的场景让刚才还有些兴奋的心情瞬间变成了一阵阵惊悚。

二十多天前,三叔牛惠友被县令“请”去议事,据说三叔代表的是辛亥起义的义军,谁知一去便没了音讯。父亲牛惠群在县衙守候多日,老是跟衙门里的人搭不上话,一直没打听到三叔的确切下落。

前几天,县衙门前贴出告示,说中华民国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将于新历三月十日就职,届时大赦天下,豁免钱粮,颁行新政云云。这天一早,父亲领着润儿赶到了县衙门前守候,果真见大牢开门放人,平日横行乡里的地棍强梁,奸占拐骗的混混,放养土鸡流娼的鸨母以及正杂钱粮的欠债逃丁等几乎释放一空。县衙门前的小广场上,释放的囚徒及亲属或燃放鞭炮,或跪拜拈香,或抬匾送旗,称颂临时大总统大恩大德、赞共和得民心之声不绝于耳,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只是独独不见被县令“请”去议事的三叔等人。

这天,润儿跟父亲在县衙门前一直等到暮晚云暗,情急之下这才厚着老脸跪到一个刚刚出来的警官面前。

^① 怼,豫西南一带地方方言,可做万能动词,此处是“说”的意思。

“这位大人,劳驾留步,俺弟弟牛惠友被陈县令‘请’去议事已有二十多天,烦帮忙问问何时才能放人回家。”

那警官显然一怔,又反复打量着牛氏父子。片刻后,答非所问道:“这孩子是……几岁了?”

“过年就算扒上八岁了。”

“去买些吃的吧,待会儿让这孩子到县衙西街口等俺。”

那警官搁下这句话,匆匆进了县衙大门。

润儿很是为那警官选中自己兴奋不已,顿时有了大人的感觉。他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布包烧饼,蹦蹦跳跳地跟着那警官进了县衙偏门。进门沿着一条砖砌的甬道,七拐八拐,走到一个“猫头”^①园门前。只见那“猫头”龇牙咧嘴怒目扬眉,上面还涂着黄、白、黑三色,显出一副生气吓人的模样。“猫头”下有一个正常门一半高的矮门,围着一圈粗壮皴裂的木门槛。

润儿只觉好玩,刚刚放慢步子,却被那警官一把拉进了一座类似祠堂的单檐屋子,那房屋横着三间通透,进深还不足正常房屋的半间房距。进门就是一张供桌,桌上坐着一个上身探前,满脸紫红,吹胡子瞪眼,一脸怒不可遏的汉子,穿一身藏青对襟短衣裤,一手扶刀一手叉腰。^②

润儿觉得有些滑稽了,这与他平时所见气定神闲正襟危坐披红挂绿的各路神仙太不一样了,分明摆出的是骂人吵架的姿态,倒是他身边那头非牛非马、顶角披甲的神兽,似是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③

润儿正疑惑间,那警官从供桌上取下一个装有竹签的铁筒,示意润儿用力摇了一摇,“噼噼啪啪”一连掉落到地上三四根签子,警官俯身捡起递给润儿,指指那“猫头”小门,又拍了拍他的背。润儿一手掂着烧饼布包,一手抓着竹签,蹦蹦跳跳地向那矮矮的小门跑去。

“他们不能这样对待革命功臣!他们不能这样杀掉革命功臣!”一个尖厉声

① “猫头”实为狴犴的头像,相传是龙王四子,狮身虎头,青面獠牙,狰狞可怖。相传将此像修在死囚牢房门上有震慑犯罪的作用。

② 此为皋陶塑像,相传皋陶为中国监狱的创始人,典籍有“皋陶作刑”的记载,也有“皋陶造就,画地为牢”的传说,自西汉开始各地监狱尊皋陶为狱神,故建庙设像以示崇敬。

③ 相传狱神皋陶养有一头神兽獬豸,善辨是非曲直,皋陶坐堂屡屡请神兽参加审判,因其赏罚分明,同被后世尊为狱神。

调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

“恁说革命,人家认定恁是犯上作乱;恁说自己是功臣,人家说恁是土匪强盗,有说理的地方吗?!”还是那个沙哑的声调反驳道。

润儿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有些恐惧,又有些因自己的恐惧感到的羞涩,他生性敏感,胆小木讷,尤其是在陌生环境里,脑子一片空白,往往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泪汪汪地看到那警官若无其事地在狱神庙前踱着方步,有些恨自己了,整天在县衙门外守候不就是为了见到三叔吗?他慌忙揩去腮边的泪,向“猫头”下的小门走去。

“恁也不能完全怪人家,天边几个闪电恁就以为天快亮了,咋没想到电闪雷鸣以后,这天比以前更黑暗哩?”

随着一阵“吱呀呀”的响声,那扇笨重又满是血腥污秽的红门缓缓地摇了上去,一股让人窒息的浊气顺着一条窄窄的通道涌了上来。通道是用砖砌的两米多长、一米宽的斜坡,两边悬挂着拴缚囚犯的铁链,尽头是半潜式的死囚牢房,牢房有门无窗,进门便是一片黑暗。

润儿刚想抽泣却被眼前的黑暗镇住了,他不知道走下去会碰到什么,刚才还在争论的牢房,瞬间变得寂静异常。他试探着向前迈了两步,想喊一声给自己壮壮胆,又感到口干舌燥发不出声。

他鼓足勇气又迈出了一步,一脚踏空,整个身子向黑暗摔了过去,恰在这时耳边响起了一阵哗啦啦的铁链声,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在他将要倒地的一刹那把他托了起来。

“一定是三叔!”他从惊魂中转过身来,努力让眼睛适应周围的黑暗,看到眼前的人瘦得出奇,不知是刀伤还是枪伤,半边脸血紫肿胀,整个脸扭曲得不成比例,右眼只剩下乌青的一条缝,头发已被血污凝成血痂,垂掩在一边脸上,只有那直挺挺的鼻子依稀还能找到牛家祖传的模样。

“这是三叔?”润儿战栗着,眼前的人与记忆中叔叔的容貌怎么也对不上号。

三叔在他心目中是一个超过任何人的完美形象,他做梦都盼望着成为像三叔一样的人。他胆战心惊地向四周望去,昏暗中有一圈神色各异的目光在盯着自己,隔过人群他看到只有灶火间大小的牢房里硬是塞进十几个人,除了门口台阶几乎插脚的地方都难找,横七竖八的囚犯全都伤残在身,个个披枷带锁,人人血肉模糊。

润儿“哇”的一声号哭了起来，三叔拖着哗啦啦的铁链一把把他揽在了怀里，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抱着他。

润儿渐渐地闻到了跟父亲身上一样熟悉的味道，慢慢地镇静了下来。

“带了几个饼？”

“门口……让……带进了十一个。”

“正好一人一个。”三叔转身把那兜饼递给后边的人，润儿这才看见在三叔背上缝着一个大大的壹字狱号。

突然，有人把润儿手里的竹签夺了过去，手忙脚乱地凑近门口昏暗的光线，喊道：“啊……神赐阴卦，啊……阴卦啊！还是阴卦！”

整个牢房静得出奇，仿佛每个囚犯都屏住了呼吸，空气都凝固了。

门口传来一阵“呜——呜——”的哭声，低沉压抑又带些绝望的声音由小渐大，片刻后变成凄厉的干号，在死寂的囚室回荡着。

随着一阵哗啦啦的铁链响，一个蓬头垢面、满是血污的人扑倒在三叔面前：“大哥，大哥，最后机会……咱们有机会活下去啊，只要您让他们几个杆子交出武器，收编……集中收编，他们不会杀咱们的……您可是有文化的人，老天爷给咱们的生命就这一回……俺们弟兄的生命也就在您一念之间。”

润儿看到一个留着披肩长发、鼻子特别宽扁的男子，半掩着泪光模糊的眼睛，满脸惊恐失措，一手撑着地面，一手抹着鼻涕和泪水，痛心疾首地嚷嚷着。

润儿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一会儿，“呸”一口血水吐在了那人的长发上，黑暗中又传来那沙哑的声音：“信球^①！您也不想想陈世成、沈二皮这俩老儿谋划几个月时间，费尽心思诱捕了咱们，早就认定俺们是大逆谋反之辈，威胁到他们的官位比杀他爹娘都闹心，为了对付俺们，他们把北洋正牌军队叫来驻守县城，您以为这些七孙^②是来遛弯呀？还煽乎弟兄相信大赦收编的鬼话，白日做梦吧！”

润儿战战兢兢小声抽泣着，瞪大眼睛看着四周。

接着，一个更低沉的声音说：“恨只恨咱们兄弟糊涂的多，清楚的少，轻信了这帮狗官共和一家的话，没想到这帮七孙比大清官府还阴毒，现在服软乞命只

① 豫西南一带地方方言，白痴、傻瓜的意思。

② 豫西南一带地方方言，骂人的话。

能多死一些兄弟，如若信了他们的鬼话，咱们去了地府，人世连个给咱添坟的都没了。”

“恁个鸭子屎^①，光想着收编招安，起跟儿^②俺就看恁不是来从义的，出事前牛大哥说谈判得选个进退两利的地方，恁非要进县城鬼摆^③，被人家一网打尽，还丢了一个兄弟，整个事都是恁给办日龙^④哩。”

“扁鼻”扬头狠狠地向后撸了一把额前的长发，两眼熠熠闪着凶光，转身坐在了通道的台阶上，用一种恨恨的口气说：“恁们都是井里的癞头蛤蟆，看的是巴掌大的天。俺是不忍心看着牛大哥这样名望乡里的人尸首分家，还落个土匪草寇的恶名……”话说一半他突然又双手抱头哭号了起来。

这回润儿没有跟着哭，他隐隐感到了三叔他们面临的危险处境。

“俺也不愿意走到今天，更不愿看着弟兄们跟俺走到今天。”三叔突然哽咽着说，“我自幼折节向学，熟读圣贤，正心修身，也曾立志忠君爱国，后来发现世人越是忠君爱国，这个国家就越是懦弱落后，越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实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苦闷犹豫后，我改信了天下为公，致力共和革命，数年奔波呼号，结拜四方义士豪杰，多次谋定举事都被清朝爪牙跟踪抓捕，幸得各路志士以身相护得以活至今日。去岁武昌起义，当局虚于应付，捕杀真心革命的志士豪杰，以后又推出‘拥护共和不独立’，致使南北罢兵后清朝衙门原封未动，只改了称谓。他们誓言共和反对的只是满人皇帝，夺得权位后行的还是皇上专制那一套，演的还是改朝换代的闹剧，赶走了皇帝却没能改变皇权制度，专制仍然是官府统治的灵魂。无奈我等只好呼号民治，倡兴民权，监督权贵，预防他们再走专制之路。不料为当局所忌，把我等设计逮捕诬为杆匪，自诱至此惨加拷问，思前想后唯有赴死一途最能独承其事，累及诸位豪杰我实于心难安……”

三叔的话还没说完，那沙哑嗓子又高声道：“大哥，恁搁不住^⑤揪心，俺琢磨，咱们这回一块上道的人中间真正杀过人、绑过票的就俺一个，恁们一伸手俺就看出来这其中没一个是真正的杆匪。俺虽说是匪，但是官府绑架俺爹敲诈钱财

① 豫西南一带地方方言，指能力低下不会办事的人。

② 地方方言，刚开始的意思。

③ 地方方言，炫耀、出风头的意思。

④ 地方方言，办坏、搞砸的意思。

⑤ 地方方言，不值得、犯不上、没必要的意思。